

WAIGUO MINGZHOJIA

# 处女国名作家 选析家

卢永茂 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

WAIGUO MINGZHOJIA

430

**外国名作家处女作选析**

卢永茂编

责任编辑 李云阁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西里路94号)

河南省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75印张 269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0385·78 定价2.05元

## 内 容 提 要

这里选了高尔基、契诃夫、莫泊桑、马克·吐温等二十位外国名作家的处女作。这些处女作中，有的是世界名篇，有的则鲜为人知。但细读这些作品，读者就不难发现，这些名作家首次发表的小说或多或少都对他以后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们都在走着自己独特的成才之路。

我们希望这本集子的出版能够启发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懂得，成长为一名受人爱戴的作家至关重要的是他对文学事业的认识，他的思想境界，他的学识，他的胆略和勇气，他的捕捉生活的能力和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

## 前 言

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名作家，是如何登上文坛的，他最初的作品是什么样子，这不但为文学史家所关心，也是一般读者感兴趣的事。通过对一个作家的处女作及其写作情况的研究，人们可以了解他的成长过程和发展变化，可以了解造就出一个作家的主客观条件，从而获得教益，受到启发。

屠格涅夫在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之前，曾怀疑自己是否有写作的才能，正是这第一篇，坚定了它投身文学事业的决心和意志；巴尔扎克创作的第一篇作品，在家庭朗诵会上被判了死刑，全家人一致认为他不是当作家的材料。然而，他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干劲，十年之后，终于一鸣惊人；杰克·伦敦曾多次去叩文坛的大门，得到的却是一封封退稿信；《国际歌》的作者鲍狄埃，十四岁时就写出了反对君主专制的诗篇《自由万岁》，而《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五十九岁时才完成了第一部作品……每个作家都走着自己独特的道路。

有的作家少年得志，有的作家大器晚成，也有的作家，

则象流星一样，稍纵即逝。他们的处女作，或才华横溢，是世界名篇，或稚嫩单薄，难登大雅之堂。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未有天才之前》）人有聪明和愚笨之分，然而，勤奋会给愚笨者带来累累硕果，耽于幻想者，则一事无成。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这时势，对一个作家来说，不一定指的是顺境。十八世纪的德国，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却出现了伟大诗人歌德。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监狱中完成了著名长篇小说《怎么办？》，欧·亨利背着不名誉的黑锅，走入世界作家之林。黑暗的时代，不一定出不了伟大作家；而在太平盛世，如果人们只追求安逸享受和物质金钱的满足，也未必一定会有伟大作家诞生。时势，机遇，对一个作家来说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对文学事业的认识，他的思想境界，他的学识，他的胆略和勇气，他的捕捉生活印象的能力，他的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

一个有成就的作家的处女作，在他的整个创作中也许并不占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在研究他们的处女作时，却常常会发现那些被称为作家的创作个性的东西，比如，爱伦·坡的对恐怖冒险题材的酷爱，高尔基对人类自由解放事业的追求，小林多喜二对被压迫者命运的关心，契诃夫的讽刺，马克·吐温的幽默，海明威的对“硬汉”形象的偏好等等。从这一点上说，一篇处女作，无疑就是一个信息库。

关于“处女作”，本来是有其严格的涵义的。但本书所

选的作品，有些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处女作，而是该作家的第一篇小说。比如屠格涅夫、爱伦·坡、梅里美、小林多喜二等在创作第一篇小说之前，已写过诗歌、剧本，甚至长篇小说。只是因为他们在文学史上是以小说家或短篇小说家著称的，研究他们的第一篇小说，与研究他们的整个创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就入选了。这一点，想来读者是会同意的。

编选本书的目的，是想给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提供一种了解和研究作家成材之路的读物，本来应该照顾到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作家，但由于搜集材料极为不易，又要考虑到作品的可读性，结果，选来选去，只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就要请读者谅解了。

## 目 录

- 马卡尔·楚德拉 ..... [苏]高尔基 ( 1 )  
霍尔和卡里内奇 ..... [俄]屠格涅夫 ( 24 )  
四天 ..... [俄]迦尔洵 ( 43 )  
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 ..... [俄]契诃夫 ( 62 )  
浮冰上 ..... [苏]绥拉菲摩维奇 ( 71 )  
胎痣 ..... [苏]肖洛霍夫 ( 91 )  
玛尔特和她的钟 ..... [德]史托姆 ( 107 )  
荒年 ..... [波]奥若什科娃 ( 117 )  
七个铜板 ..... [匈]莫里兹 ( 136 )  
阿达拉 ..... [法]夏多布里盎 ( 146 )  
马铁奥·法尔哥尼 ..... [法]梅里美 ( 225 )  
高尼依老板的秘密 ..... [法]都德 ( 246 )  
穷人的妹妹 ..... [法]左拉 ( 256 )  
羊脂球 ..... [法]莫泊桑 ( 288 )  
被诅咒的人 ..... [日]小林多喜二 ( 346 )  
哥哥的秘密信 ..... [朝]李箕永 ( 351 )

- 瓶中手稿 ..... [美]爱伦·坡(370)  
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 ..... [美]马克·吐温(386)  
为赶路的人干杯 ..... [美]杰克·伦敦(397)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 [美]马尔兹(413)

# 马卡尔·楚德拉\*

〔苏〕高尔基

从海上吹来潮湿、寒冷的风，把波浪冲击海岸的拍溅声和岸边灌木飒飒声的沉思般的旋律吹散在草原上面。一阵一阵的疾风时时带来一些枯黄的落叶，把它们卷进篝火里面，把火煽得更旺；环绕在我们四周的秋夜的黑暗颤抖起来，惊恐地退开了，一下子就露出来左面的一望无际的草原，右面的无边的大海，我的正对面是老茨冈马卡尔·楚德拉的身形，他在看守他那个浪游队①的马群；浪游队的帐篷离我们这儿有五十步的光景。

寒风吹开他那件高加索的上衣，露出他的毛蓬蓬的胸膛，毫无怜悯地吹打它，可是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他用一种漂亮的、有力的姿势斜斜地躺着，脸对着我，不紧不慢地抽他那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八九二年九月十二——十四日《高加索报》。译自《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一卷。

① 茨冈，亦译吉卜赛人，是一种以占卜、卖艺为生的流浪民族。浪游队指他们的结伴流浪的队伍。

只大烟斗，从口里、鼻里喷出一团一团的浓烟来，他的眼光越过我的头，一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草原上死一般沉寂的黑暗，嘴不停地跟我讲话，任凭疾风吹打，也不想法挡一挡。

“那么你就这样流浪吗？这很好！你给自己拣了一条挺好的路，鹰<sup>①</sup>。就应该这样：到处走走，见见世面，看够了，就躺下来死掉——就是这么一回事。”

“生活？别的人？”他带着怀疑的神情听完了我对他那句“就应该这样”的反驳，便接着说下去。“哼！这跟你有什么相干？你自己不就是生活吗？别的人没有你也在活着，而且没有你也会活下去。难道你以为有人需要你吗？你不是面包，又不是手杖，谁也不需要你。

“你说，得学习，得教人吗？可是你能够学到怎样使人幸福吗？不，你不能够。你得先等头发白了，再来说什么教人的话。教什么呢？每个人都知道他自己需要什么。聪明一点的人看见有什么就拿什么，蠢一点的人便两手空空，什么也拿不到，每个人自己会学习的……”

“你们那般人<sup>②</sup>真可笑。偏偏挤在一块儿，挤得紧紧的，可是你看世界上的地方有多少，”他伸出一只手向草原上大大地一挥。“他们整天在做工。为什么？为的谁？没有一个人晓得。你看见一个人耕田，你就会想：现在他把自己的气力跟汗水一块儿一滴一滴地耗费在地上，随后他就躺在地里，在地里烂掉。他连一点儿东西也没有留下来，他等不及看见

---

① 在俄国民间传说中，“鹰”是对男人的亲密称呼。

② 这是指俄罗斯人说的，因为说话的是一个茨冈。

自己的田里长出什么来，就死掉了，他死的时候跟他生下来的时候一样——是个傻瓜。

“怎么，难道他生下来是为了在地上挖来挖去，连自己的坟也来不及挖好就死掉吗？他了解自由吗？他懂得草原的辽阔吗？海浪的谈话会使他的心快乐吗？他生下来就是个奴隶，一辈子都是个奴隶，就是这样罢了！他又能够对自己怎么样呢？倘使他后来变得稍为聪明一点，也只好去上吊罢了。

“可是我呢，你看，在五十八年里头，我见过了那么多的事情，倘使要把它全写在纸上，那么象你那个口袋<sup>①</sup>，就是有一千个也装它不下。喂，你说有什么地方我没有到过？你就说不出来。我到过的地方，有的你压根儿就知道。应该这样地生活：走吧，走吧——就是这样罢了。不要在一个地方长住——那有什么意思呢？你瞧，白天同黑夜绕着地球互相追逐，跑个不停，你也得象那样地躲开生活的思虑，一直跑下去，省得让你自己厌倦生活。你要是多想一下，你就会厌倦生活了，事情总是这样。我也有过这样的事情。哎！有过的，鹰。

“我坐过牢，那是在加利西亚<sup>②</sup>。‘我为什么活在世界上呢？’——我感到寂寞的时候就这样地想，——牢里真寂寞，鹰，唉，多寂寞啊！——我每回从窗里朝田野望出去，苦恼就抓住我的心，抓紧它，好象把它夹在钳子里一样。谁能够

---

① 旅行用的袋子。

② 历史地区名，在今乌克兰东部。

说出自己为什么活着？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鹰！而且也用不着拿这个问自己。活着就是了。你只要在自己四周走动走动，到处看看，那么苦恼就绝不会抓住你了。那个时候，我差点儿用腰带吊死自己，真有这样 的事！

“嘿！有一回我跟一个人谈过。他是个严肃的人，是你们的人，俄罗斯人。他说，‘你不应当照你自己所想的那样去生活，你应当遵照上帝的意旨活着。你要服从上帝，你不论向他求什么，他会全给你。’可是他自己却穿一身破衣服，到处都是窟窿。我就对他说，让他求上帝给他一套新衣服吧。他却大发脾气，臭骂一顿，把我赶走了。他刚才还说过，应当宽恕人，应当爱人。即使我的话冒犯了他的尊严，他也得宽恕我啊。这也算是——教师！他们教你少吃一点儿，可是他们自己一昼夜就吃它十顿。”

他朝篝火里吐了一口痰，不作声了，又在装他的烟斗。风悲伤地低声呻吟，马群在黑暗中长嘶，帐篷里送出来柔婉而多情的抒情歌声。唱歌的是马卡尔的女儿，美人儿农卡。我熟悉她那低沉的胸音，不管她在唱歌或是单单说一声“你好”，她的声音总是那么奇怪，那么不满，那么严厉。在她那张没有光泽的浅黑色脸上凝结着一种女王的高傲，在她那仿佛被一种阴影罩住的深褐色眼睛里闪露着她对她那种不可抗拒的美丽的自信，和她对自己以外的一切蔑视。

马卡尔把烟斗递给我。

“抽烟！姐儿唱得好吧？是不是？你想有个这样的姐儿爱你吗？你不想？好极了！应该这样——不要相信姐儿，跟

她们离远点儿。固然跟妞儿亲嘴比抽我这只烟斗更好，更快活，可是你跟她亲过嘴以后，你心里的自由就死掉了。她用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把你绑在她身上，你挣不脱，你就把你整个的灵魂交给了她！真是这样的！要当心妞儿！她们永远在撒谎！她说：‘我爱你胜过爱世界上的一切，’可是只要你拿别针刺她一下，她就撕碎你的心。我知道的！唉，我知道的多着呢！喂，鹰，你要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吗？可是你得记住它，只要你把它记住，你就会做一辈子自由的鸟。

“以前有过一个左巴尔，这是一个年轻的茨冈，叫做洛伊科·左巴尔。整个匈牙利和捷克，斯拉沃尼亚<sup>①</sup>以及所有的沿海各国都知道他，——他是个勇敢的小伙子！在那一带地方，一个村子里总有五个十个居民对天发过誓要杀死洛伊科。可是他仍旧活着，而且要是他看上了一匹马，你就是派一团兵去看住它，左巴尔还是要骑着马跑掉的！哼！难道他怕什么人？就是魔王带领所有的部下来抓他，他即使不把刀子戳进魔王身上去，一定也要扎实地臭骂‘他’一顿，而且在小鬼们的丑脸上给它一顿脚踢的——一定会是这样的。

“所有的浪游队，不论是闻名或者见面，大家全知道他。他就只爱马，旁的他全不爱，就是马他也爱不多久——他骑了一阵子，就卖掉了，换来的钱，谁要就让谁拿去。他没有一件他挺宝贵的东西，你要他的心，他也会亲手把它从胸膛里挖出来给你，只要这个对你有一点儿好处。他就是这

---

① 南斯拉夫历史上的省份，在克罗地亚东部。

样的一个人，鹰啊！

“我们的浪游队那个时候正流浪到布科维纳<sup>①</sup>——这是大约十年前的事情。有一回在春天的夜里，我们大家正坐在一块儿：有我，有那个跟着科苏特<sup>②</sup>打过仗的老军人丹尼洛，有老努尔，还有别的一些人，还有丹尼洛的女儿拉达。

“你认得我的农卡，是不是？她不是女中皇后吗！然而可不能拿农卡跟拉达相比，——这未免太抬高农卡的身份了。关于她，关于这个拉达，你简直找不到话来形容。她的美，也许可以用提琴拉出来，可是也只有那个懂得提琴象懂得他自己的灵魂一样的人才拉得出。

“她烧干了多少年轻人的心，啊，真不知有多少呢！在摩拉瓦河<sup>③</sup>上，一个贵人，这是个蓄额发的老头儿，他一看到她，就不能够动了。他坐在马上，望着她，象发寒热似地浑身打颤。他象过节日的魔鬼一样打扮得漂亮极了，‘茹绊’<sup>④</sup>上绣着金线，只要马蹄在地上顿一下，他腰间挂的一把剑就象电光似地亮起来……这把剑全身镶满了宝石，他帽子上的浅蓝色天鹅绒就象一小块的天似的——这个老绅士真是神气极了！他望着，望着，随后就对拉达说：‘喂，给我亲一下，我就给你一袋子钱！’可是她只把身子掉到一边去，就完了。

---

① 古代地区名。北部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契尔纳维茨省，南部属于罗马尼亚共和国。

② 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者。

③ 摩拉瓦河，多瑙河左面的支流，在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

④ 从前波兰和乌克兰人穿的一种短上衣。

‘要是我得罪了你，请你原谅我，你不可以更和气点瞧我一眼吗？’那位老贵人立刻减了些威风，把钱袋扔到她的脚边——满满的一大袋，兄弟！可是她仿佛不经意地一脚把它踢到污泥里就完事了。

“‘啊呀，这样的女孩子！’他叹息地说，于是举起鞭子打马——只见一阵尘土象云似地升腾起来。

“第二天他又来了。‘她父亲是谁？’他响雷似地对着帐篷大叫。丹尼洛走了出来。‘把你女儿卖给我，随便你要什么都成！’可是丹尼洛对他说：‘只有潘们<sup>①</sup>才什么都肯卖，从他们的猪卖起，一直卖到他们的良心为止，可是我跟随科苏特打过仗，我不做什么买卖！’贵人大发脾气，伸手去抽他的剑，可是我们中间有人把燃着的火绒塞进马耳朵里，马跳起来，一下子就载着他跑掉了。我们也就收了帐篷，往前走了。我们走了一天，第二天，我们一看——他赶上了！他说：‘喂，你们，当着上帝，当着你们说，我的良心是干净的。把妞儿给我做妻子：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跟你们平分，我真的很有钱！’他激动得厉害，好象风里的茅草一样，在马鞍上摇晃个不停。我们在考虑。

“‘好，女儿，你说吧！’丹尼洛翕动着他的胡髭，喃喃地说。

“‘要是一只雌鹰自动地走进乌鸦的窝里去，她算是什么呢？’拉达向我们反问道。

---

① 革命前俄国西南部和波兰对绅士、主人、地主的称呼。

“丹尼洛笑起来，我们大家都跟他一块儿笑了。

“说得好，好女儿！听见没有，大人？没有办法！还是去找小鸽子吧，她们倒柔顺些。”于是我们又朝前走了。

那位大人抓起他的帽子扔在地上，打起马跑了，跑得那么快，连地也直打颤。拉达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鹰！

“是的！有过这么一回，在夜里，我们都坐着，听见——音乐在草原上飘荡。很好听的音乐！它使我们的血沸腾起来，而且它在唤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觉得，这音乐给我们唤起了一种渴望，我们渴望着什么东西，要是得到了它，连活着也没有意思了，除非是活着做全世界的王，鹰！

一匹马从黑暗中浮现出来，马上坐着一个人在奏乐，他走到我们跟前。到了篝火旁边，他勒住马，停止奏乐，带笑地望着我们。

“啊呀，左巴尔，原来是你！”丹尼洛快活地对他叫起来。这就是他，洛伊科·左巴尔。

他的胡子垂到肩头，跟他的卷发混在一块儿，眼睛象明亮的星星似地在闪光，笑容呢，——上帝保佑，它就是整个太阳！他连人带马都象是用一块铁铸出来的。他站在那儿，映着篝火的火光，好象全身涂着血一样，他露出发亮的牙齿在笑着！啊，即使他不跟我讲一句话，或者他简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么一个人活着，我也会象爱自己一样地爱他的，不然，我就是个大混蛋！

“不错，鹰，就有这样的人！他朝你的眼睛看一下，他就捉住了你的灵魂，你自己不但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你反倒因

此骄傲起来。你跟这样的人在一块儿，你自己也会变好的。这样的人很少，朋友！啊，少，倒是对的。要是世界上好东西太多，那么好东西也就不会给人当作好的了。是这样的！你再听下去吧。

“拉达也说：‘洛伊科，你拉得好啊！谁给你做的这只提琴，会拉出这么响亮、这么好听的调子来？’那一个却笑起来：‘我自个儿做的！而且它不是用木头做的，它是用我热爱的一个年轻女孩子的胸脯做的，我拉的弦子是用她的心弦做的。提琴还不算太好，可是我知道怎样运弓！’

“谁都知道，我们的兄弟<sup>①</sup>想马上就蒙住姐儿的眼睛，免得它们烧他的心，反倒让它们为他的缘故罩上一层哀愁，洛伊科就是这样做的。可是他扑了一个空。拉达掉转身子，打了一个呵欠，说：‘大家都说左巴尔聪明、灵活，——原来他们撒谎！’随后就走开了。

“‘啊呀，美人儿，你好一副伶牙俐齿啊！’洛伊科闪一下眼睛，从马上跳下来。‘你们好，兄弟们！我来看你们了！’

“‘欢迎客人！’丹尼洛回答他道。大家亲嘴，聊天，后来就躺下来睡了。可是到了早晨，我们看见左巴尔的脑袋上缠着一块布。这是怎么一回事？说是他在梦中给马踢伤了。

“哈，哈，哈！我们知道这匹马是谁，便在我们的胡髭下面暗笑，丹尼洛也微笑了。什么？难道洛伊科配不上拉达

---

① “同胞”、“同族的人”的意思。